

154-428159

阿·洛·霍夫曼全集

新星地

草婴译

154-4281/2C1

肖洛霍夫作品集

新 生 地

第二部

草 婴 译



0479647

安徽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 任 意
责任编辑 江奇勇

肖洛霍夫作品集
新 垦 地(第二部)
草 婴 译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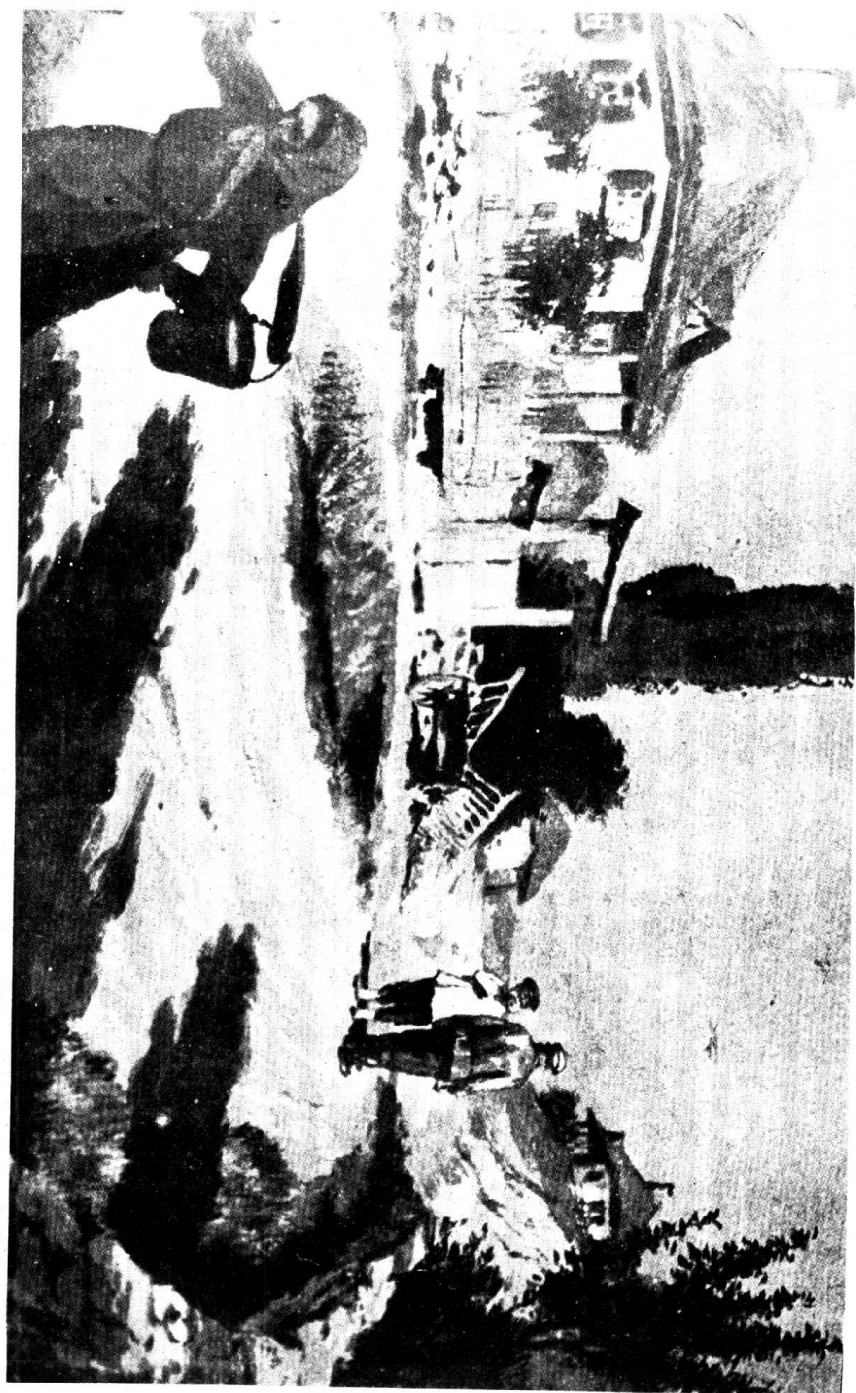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9 字数: 3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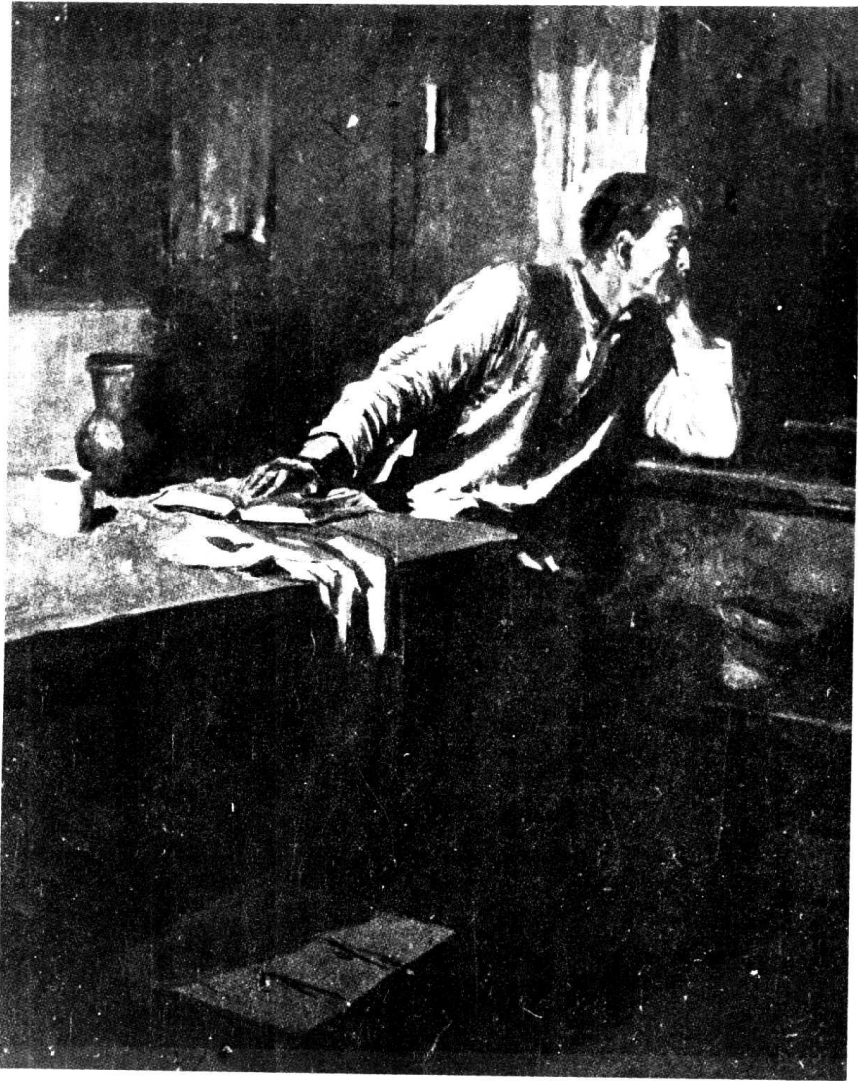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8,000

统一书号: 10102·1027 定价: 1.85元



1597/05

















第 一 章

土地吸饱了雨水，显得胀鼓鼓的，逢到风吹散白云的当儿，就在艳丽的阳光下懒洋洋地冒出一片淡蓝色的水蒸汽。每天早晨，从小河上，从泥泞的沼地里，都有迷雾升起来。迷雾好象滔滔的波浪，滚过隆隆谷村，涌向草原上的丘陵，然后在那边消失，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升华成婀娜多姿的绿松石色的轻烟；正午以前，就在树叶子上，在农舍和仓房的芦苇顶上，到处凝成闪闪发亮的露珠，一颗颗象铅丸般沉重，压得草儿都弯下了腰。

草原上，冰草长得高过了膝盖。放牧地那边，草木樨已经开花。黄昏时分，它那甜腻腻的香气，就弥漫了整个村子，逗得姑娘们心头发慌。秋播作物象一道连绵不断的深绿色墙壁，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春播作物的幼苗，整齐得出奇，望过去好不悦目。玉米的嫩芽密密地耸立在灰沙土上，好象一支支小箭。

六月将交月半，天气转晴了，空中已没有一丝乌云，浴过淫雨的草原，郁郁苍苍，在阳光下显出一派诱人的美景！草原如今仿佛一个正在哺乳的年轻母亲，显得异常美丽娴静，稍稍有些倦意，但全身都洋溢着一种母性的优美、幸福而纯洁的微笑。

每天早晨，不等太阳出来，雅可夫·鲁基奇·奥斯特罗夫

诺夫就披上一件破旧的油布雨衣，到田野上去看望看望庄稼。他好久地站在犁沟旁边，脚下展开了闪耀着露珠的碧绿的秋播小麦地，一望无际。他木然不动地站着，垂下了头，好象一匹疲乏的老马，同时心里寻思着：“要是庄稼灌浆期不刮东南风，要是小麦不受燥热风袭击，集体农庄就会堆满谷子，那真见他妈的鬼呢！该死的苏维埃政权可真走运！单干的时候多少年没有及时下雨了，可如今呢，一下就下个畅！而收成一好，庄员们摊到的劳动日也就可观了，到那时你还能顺顺当当叫他们去反对苏维埃政权吗？一辈子办不到了！一个饥饿的人，好比树林里的狼，要他去哪儿就去哪儿；一个吃饱饭的人，好比食槽旁的猪，你就甭想叫他离开一步。但波洛夫采夫先生在打什么主意呢，他在等待什么呢，我真弄不懂！现在正是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好时机，可他却在消夏……”

雅可夫·鲁基奇等待着波洛夫采夫预定的政变，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那么议论当然只是出于怨恨。他很明白，波洛夫采夫绝不是在消夏，而是在等待着什么，并且决不会是徒然的。每天夜里，在紧挨着从山上到奥斯特罗夫诺夫花园那一带的深谷里，几乎都有人从遥远的村庄和陌生的山镇偷偷地骑马跑来。他们大概是把马匹留在树木茂盛的山谷高处，然后步行过来的。雅可夫·鲁基奇一听到约定的轻轻敲门声，就给他们开了门，连灯也不点便把他们领到波洛夫采夫住宿的客房里去。客房里两扇开向院子的百叶窗，日夜紧闭，里面还用灰羊毛织成的厚毯子严紧地覆盖着。即使在阳光明朗的日子，那里也黑得象地窖，而且也象在地窖里那样，散发着那种难得通风的房子里所常有的潮湿、霉烂和窒闷的气味。白天，波洛夫采夫和梁吉夫斯基谁也不出房门一步，房间里有一

块地板被揭去了，那里半埋着一只铅桶，权充这两个志愿囚徒的便桶。

雅可夫·鲁基奇对每一个深更半夜偷偷跑来的人，都要在穿堂里擦亮火柴的瞬间匆匆地打量一下，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熟人；个个都是陌生的，显然都是从远处来的。有一次，雅可夫·鲁基奇大着胆子悄悄地问一个联络员说：

“你打哪来呀，老乡？”

火柴的闪光照亮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胡子哥萨克的脸，围着粗毛围巾，外表很和善，同时雅可夫·鲁基奇还看到一对眯缝着的眼睛和一排在冷笑时闪亮的牙齿。

“从阴间来的，老乡！”来人用同样悄悄的耳语回答，又用命令的口吻补充说：“快带我去，少管闲事！”

过了两天，这个长胡子又来了，他带来了一个年纪比他轻些的哥萨克。他们把一些沉重的东西拿到穿堂来，但脚步很轻，简直没有一点声音。雅可夫·鲁基奇擦亮火柴，看到长胡子手里拿着两副军官的鞍垫，肩上搭着镶银的马鞍；另外一个肩上揹着一只长长的包裹，形状很古怪，是用一件黑色破旧毡斗篷包着的。

长胡子对雅可夫·鲁基奇象对一个老相识那样映了映眼睛，问道：

“在家吗？两个都在？”他不等回答，就向客房走去。

火柴烧到末梢，烫着了雅可夫·鲁基奇的手指，熄灭了。在黑暗中，长胡子在什么地方绊了一下，压低嗓子咒骂起来。

“等一等，我来了，”雅可夫·鲁基奇一面说，一面用不听使唤的手指在火柴盒子里掏摸着。

波洛夫采夫亲自开了门，悄悄地说：

“进来，进来呀，你们在那边搞什么鬼呀？你，雅可夫·鲁基奇，也来吧，我正需要你。轻一点儿，让我来点上火。”

他点上灯，但上面用一件短上衣遮住，只留下狭狭的一道光，斜投在漆成赭石色的地板上。

来人恭恭敬敬地问了好，把带来的东西放在门旁。长胡子又向前走了两步，咯地一声碰响靴子后跟立正了，从怀中掏出来一个纸包。波洛夫采夫拆开信封，把信拿到灯前，很快地读完了，说：

“您去对白头发表声谢谢。回信不写了。我等他的消息，最晚不得过十二号。你们可以走了。天亮以前不会赶不到吧？”

“绝对不会。赶得到的。我们的马儿好得很呐，”长胡子回答。

“唔，去吧。辛苦你们啦，谢谢。”

“这是我们份内的事！”

两人一下子同时转过身，就象一个人似的，碰响靴子后跟，走了出去。雅可夫·鲁基奇钦佩地想：“这才是受过训练的！在部队里受过老式训练，从动作上看得出！但为什么他们始终没称呼他呢？”

波洛夫采夫走到他跟前，把一只沉重的手放在他肩上。雅可夫·鲁基奇不由地走近一步，挺起腰骨，两手伸直贴紧裤脚接缝。

“看到英雄了？”波洛夫采夫轻轻地笑了。“这两个是不会叫你为难的。他们会随着我赴汤蹈火，不象伏依斯科村那些信心不足的混蛋那样。现在你瞧瞧，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波洛夫采夫用一个膝盖跪下来，利落地解开紧扎着毡斗篷的白色生皮带，摊开斗篷，取出一挺拆开的手提机枪和包在油浸麻袋布里的四只朦胧发光的子弹盘来。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两把马刀。其中一把普通的哥萨克式的，插在一只饱经沧桑的磨损的鞘子里；另一把是军官用的，银子刀柄有一部分藏在鞘里，柄上的乔治奖带结已经褪了色，刀鞘上有黑银镶嵌的细工，并且结着黑色的高加索刀带。

波洛夫采夫已经双膝跪下了，伸出双手，用手掌托着一把马刀，仰起了头，似乎在欣赏银子的黯淡反光，然后把刀紧紧地抱在胸前，声音哆嗦地说：

“我的宝贝，美人儿！我忠心的老伴！你可要为了信仰和真理再给我尽忠啊！”

他那巨大的下颚微微地战栗起来，眼睛里沸腾着又狂怒又狂喜的泪水，但他勉强克制住自己，转过苍白的、扭歪了的脸对住雅可夫·鲁基奇，大声问道：

“你还认得它吗，鲁基奇？……”

雅可夫·鲁基奇痉挛地咽了一口唾液，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认得这把马刀；他头一次看到它，还是在一九一五年奥地利前线，在年轻英勇的波洛夫采夫少尉的身上……

沉默而冷淡地躺在床上的梁吉夫斯基欠起身来，垂下赤裸的双足，骨头格格响地伸着懒腰，忧郁地闪了闪独眼睛。

“一幕动人的会见！”他哑着嗓子说。“真称得上是起义的牧歌。可我不爱这种情绪恶劣的酸溜溜感伤场面！”

“住嘴！”波洛夫采夫暴躁地说。

梁吉夫斯基耸耸肩膀：

“为什么我该住嘴？我住什么嘴？”